

澳洲原住民族的織品印花

オーストラリア先住民族のプリント布地

New Directions in Australian Aboriginal Fabric Printing

文・圖 | 編輯部

澳洲原住民族的文化多樣性非常高，其民族語言的數量約有250種，然現今有160語已經消失。原住民族的傳統工藝同樣面臨著傳承危機，但織品印花在藝術市場上卻展現強烈的生機。

織品印花市場過去一直是由樹皮繪畫及壓克力畫所主導。織品印花是西方世界熟悉的技術，對澳洲原住民族來說，它為傳統藝術帶來創新做法。

織品交易的歷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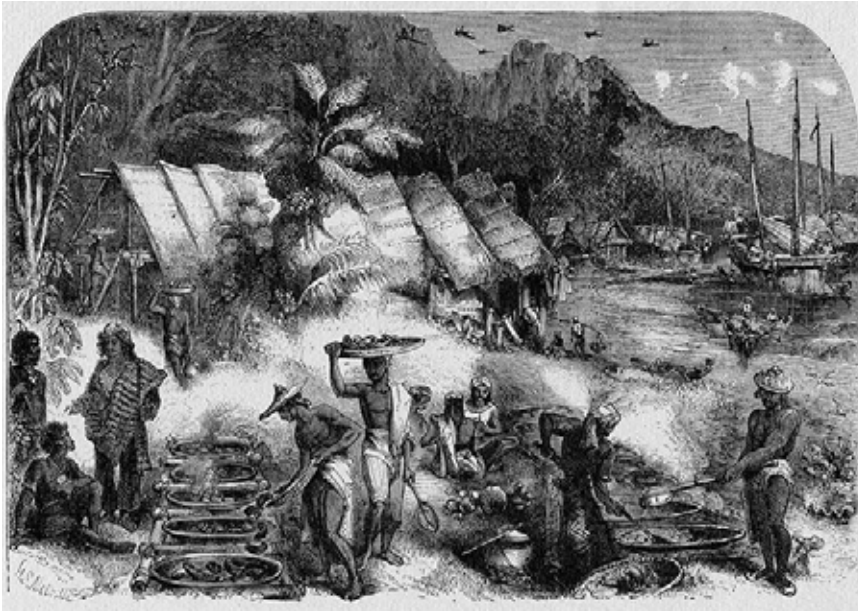
300-400年前，馬卡桑族（Macassan）的商人首次將布料引入位於北領地的阿納姆地（Arnhem Land）。他們原本到此地採集海參，卻為當地原住民帶來貿易，而布料和布裙則為其交易的商品之一。布料存在的早期文獻紀錄，一般認為是穿著織品的岩像。1930年代在阿納姆地從事調查的人類學者Donald Thomson，曾記錄這些織品屬於儀式交換體系的一部分，包括馬卡桑族及阿納姆地的其他民族。Donald Thomson運用māthākāl這個集合名

詞來指涉花布、毯子、線繩和後來的羊毛等材料，這個詞現在書寫為mardhakal，語意包含衣物、財產、物品等。布料一直是阿納姆地的原住民族社會當中具有高度價值的物品，不僅有儀式功能，並與其他工藝器物搭配，如圓錐形墊子與籃子。

澳洲工藝運動

最初由西方傳教士、教師及藝術顧問，將紡織技術引進原住民族社會，鼓勵生產與貿易。紡紗、織造、裁縫等工藝在1970年代發展蓬勃，這是澳洲工藝運動的興盛時期，而阿納姆地的織品印花的發展早於1970至80年代引入的版畫複製術。

1970年代以後，原住民各族一直使用浮雕版拓印（Lino-block printing）和網版印刷，尤其在Bathurst Island和Gunbalanya兩地。1980年代，澳洲著名時裝設計師Linda Jackson及Jenny Kee在時裝及配飾上，推廣原住民族工藝設計，運用了原住民蠟染及網版印刷製成的織品。1993年的展覽「澳洲當代紡織品：蜥蜴、



馬卡桑族 (Macassan) 的商人首次將布料引入北領地。為當地原住民帶來貿易，而布料和布裙則為其交易的商品之一。

(圖片來源：網頁 http://www.nma.gov.au/online_features/defining_moments/featured/trade_with_makasar Macassans at Victoria, Port Essington, 1845, by HS Melville, published in The Queen, 8 February 1862.)

蛇、牧牛犬」，促使澳洲織品印花引起更多關注。近十年來，由於織品的復甦，生產織品印花的原住民族數量日漸增加，手工織品、數位化織品以及混合織品均有各自的市場，但相對地也面臨不少挑戰，包括部落社區的作品減少、真實性及著作權等問題。

織品的真實性問題

自澳洲人類學收集之初，收集的物品是否具有「真實性」一直是關注的焦點。澳洲已有幾次嘗試建立一種真實性的標籤，但是購買者希望知道他們購買的產品是其所聲稱的真品。織品的真實性經常與織品的生產方式及其藝術家有關。

1970年代澳洲原住民族織品開始生產以來，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小型工作坊和偏鄉部落手工完成的。隨著民眾對「製作」作為對大量生產和數位產品的反應更感興趣，手工印刷工作的意識不斷增強。重複性的織品印刷挑戰了獨特織品的概念。手工製作與商業化數位織品的價值衝突，讓人們對真正的原住民族藝術品的態度更為混淆。目前，

時尚、工藝、觀光市場的原住民族織品印花的需求日益增加，藝術中心的手工印花速度緩慢，無法因應需求，解決方式之一是將印刷工作外包。然而，印花本身不是直接由原住民族完成的事實，為這些作品的真實性蒙上了陰影。

另一方面，高階的數位印刷對個人和資金短缺的藝術中心而言，成本非常高昂。透過與個人或與商業合作夥伴的合作，數位印刷的最佳作品才得以製成。儘管數位印花是一種生產印花織品的高效能手段，然而當印花是原住民族所設計，尤其是這些作品是長期手工製作時，衝突即會產生。

資金支持問題

當對於生產者以多樣化生產方法提升產量的需求日益增加，這個產業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資金。

生產問題與經濟及文化價值相關。澳洲原住民族印花織品大部分來自北領地與昆士蘭的



Babbarra 婦女中心是婦女就業與培訓中心。Babbarra Designs 則是他們於 1989 年開始經營的織品工作坊，其生產的織品印花相當受歡迎。
（圖片來源：網頁 Babbarra 婦女中心商品網站。https://babbarra.com/artwork/alipojyl/）

藝術中心。1991年起，原住民視覺藝術產業支持（IVAIS）是藝術中心的主要資金來源，該機構指出，他們正在增進原住民族與托雷斯海峽島民藝術家的能力，維護與傳播文化，同時創造收入與就業機會，它每年提供大約1,100萬美元來協助原住民藝術家。該部門透過其資助，對其支持的部落社區產生深遠影響。不過，政府是否介入藝術產業與手工製作，卻成為另一項問題。

Babbarra婦女中心與Spotlight企業合作經營模式

以下的個案，說明了織品真實性問題以及資金支持問題。Babbarra婦女中心位於澳洲北領地Winnellie區的Manningrida 部落，成立於1983年，是婦女就業與培訓中心。Babbarra Designs則是他們於1989年開始經營的織品工作坊。浮雕版拓印非常方便，且相當受歡迎、技術要求低、藝術家可依照自己的節奏工作與休息。運用印刷技術可以提高設計的靈活性，亦即在織品上任意改變顏色組合，手工繪製設計，並採用多層次的顏色。這項技術比網版印刷慢，但許多織品藝術家更喜歡易於管理和耗費體力較少的印刷技術。雖然織品的產量較少，但目前織品的知名度及

其需求卻大幅增加。

隨後，Babbarra與澳洲零售的大企業Spotlight（一家專營織品、工藝及居家用品的家族企業）合作。這樣的合作卻讓印花布料的價值造成混亂，亦即其織品印花的真實性受到質疑。因為Spotlight企業的布料既非手工製作，也非來自部落的工坊。有人認為這些是具有創意的藝術品，但也有人卻認為這是對傳統價值的破壞，因為這些織品並未部落製作或人工製作。

織品是有價值的文化產物

澳洲原住民族認為織品具備特定的儀式用途。James Bennett記錄了在喪葬儀式中使用Tiwi織品印花的情形，Morphy則注意到使用織布包裹屍體的功能。

然而，澳洲原住民族織品印花並未被畫廊或收藏家視為文化產品或藝術品。在主要機構或出版品上，原住民族布料的展覽策劃雖較少見，但最近卻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接納。

織品即為藝術

澳洲的原住民織品印花歷史很短，但現在透過動態設計、創意工法與作品的獨特性吸引社會的關注。藝術家和藝術中心正在努力配合其需求端，同時也面臨著財務壓力。這導致了手工外包、數位織品印刷、與企業合作等嘗試，不僅引起了什麼是真正的原住民產品的重新評價，也引起了對傳統製作獨特性的重新評價。在藝術舞台的使用與呈現，是澳洲原住民族織品印花發展的新趨勢之一。

傳統文化發展的新途

原住民族的織品尚未走在研究和展覽的前

端，且在過去20年裡才逐漸獲得藝術界的地位。無論是樹皮還是畫布，都是首屈一指的。印花織品不僅是市場上的新產品，同時也是一種新技術。然而織品印花在藝術市場以及原住民族社會的定位上，卻經常受到爭論。

數位化印花為參與新技術的年輕藝術家提供了利基，幫助其維持其民族文化認同與部落發展。原住民族織品印花為藝術家提供了吸收傳統文化的新途徑，讓藝術家有更多部落參與，並為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找到出路。◆

本文主要摘譯自

HAMBY Louise & KIRK Valerie (2014) *New Directions in Australian Aboriginal Fabric Printing*.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Symposium.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tsaconf/>

備註：

織品數位印花具有許多相較於傳統織品印花方法（如網版印花）的優點，它較為靈活，可讓印花紡織品的製造商生產具成本效益的小批量印花，並快速因應客戶需求的變化。它也為織品印花的設計師與製造商提供了使用網版印花時所無法達成的細膩的、高品質的攝影圖像。與網版印花相比，織品數位印花的主要缺點是生產速度較慢。儘管數位印花功能優越，全球使用織品印花技術的數量，僅占使用所有織品印花技術之總數的2%。